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

定公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垂葭杜注㪅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今屬濟寧州）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意茲齊大夫）可銳師伐河內（河內杜注汲郡今河南衛輝府治）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晉）傳告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夏築蚳淵囿（蚳淵囿水經注蚳水又西逕鑄城西京相璠曰濟北有蚳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蚳丘故城在山東肥城縣南）

杜氏預以爲書不時也此與受女樂事正相類蓋

孔子去而魯君臣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十年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于晉陽杜注晉陽趙鞅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絶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鞅不察其謀謂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

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直書曰叛者惟辟作威邯鄲午無罪而趙鞅專殺不忌其心已無君矣及荀范伐之鞅不愬於君而擅興晉陽之甲非叛而

何土地人民皆君所有也鞅始欲奪邯鄲之民以自封殖終則據君之邑與同列相攻使得逃於王法則亂賊無所懼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羊有及字

左傳范皐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荀躒韓不信魏曼多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言歷疾痛多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亂者也晉大夫不忌

其君爲日已久自衛孫林父逐君晉卿實爲之主

其後意如出君又從而把持之翼助他國之亂臣

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寘然不悟一聽其所

爲及是而三卿俱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宫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以晉陽歸晉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

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歸易辭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春秋書之以著叛逆之臣安然歸國見晉之無人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録矣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非也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

有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與晉州蒲莒庶其吳僚同國小而其事

失傳無可考矣

附錄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趙陽公羊穀梁作晉趙陽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前傳史魚之言

附錄 左傳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

氏定祀安于于廟趙氏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羊作三月孫公羊作子牂公羊作牄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楚患列國百餘年柏舉既敗其威始戢諸侯皆貳而陳猶比而從之至是國勢漸復以頓棄楚即晉與召陵之會而陳舊嘗圍頓與之有怨遂連兵滅之以動諸侯自是楚威復振滅胡彊蔡克戎蠻以

通少習脅晉而晉至以京師事楚越十有八年及

湣公之身而爲楚所滅矣春秋書之以罪楚之肆

虐而陳助彊滅鄰實自斃也

夏衞北宮結來奔

左傳夏衞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

李城今檇李城在浙江嘉興縣南

左傳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禦之句踐允常子陳于檇李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死士再掠陣如高固入）晉師禁石投人禽之以徇齊壘）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于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

書敗詐戰也繫卒於敗下見以傷卒不書滅還兵而隕非陣歿者比去檇李未遠故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羊作堅又作掔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今故牽城在直隸內黄縣之西南濬縣之北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脾上梁閒即牽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

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衛鄭魯皆與齊盟惟宋尚未絶晉至是始爲此會盖亦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氏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能爲二國定亂乃合謀以助晉之叛臣衛宋不能

自治其叛臣而惟齊之從黨逆奬亂世變不可復問矣此春秋降爲戰國之自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脤者何俎實也實俎肉也腥曰脤熟曰膰

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

請行脤貴復正也

祭肉曰脤禮諸侯入朝助祭然後受俎實周衰列國職貢不修祀事不相而特使石尚歸脤於魯者蓋晉霸已失王室無所恃賴故借此以親同姓之國自是王使不見於經蓋周室益微使命不復加於諸侯矣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衞靈公大子盂杜注邑名就會獻之故自衞行而過宋邑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也得壯則定以喻南子艾老也豭壯豕以喻宋朝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南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欲殺已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

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説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蒯聵出奔書世子罪靈公也南子之惡甚矣其欲去世子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蓋惡其斥已之淫而以欲弑誣之靈公惑於其譖不能明辨致使奔宋宋南子家也使蒯聵果負謀殺南子之名以出乃敢奔其母家乎以此知左氏所記特南子之讒

言非實録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著其失弟道又以見宋國之無政也書自蕭罪據邑也書來奔譏納叛也

大蒐于比蒲書蒐止此

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

于郎皆是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不曰公觀下書邾子來會則公親蒐明矣而不書公足以知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也

邾子來會公

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公蒐於國內而邾子來會非其地也此與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同來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莒父霄皆魯邑在今莒州境譏勞民與城諸防城諸鄆同例是歲無冬史闕文

附錄

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潞晉地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之百泉衛地在今河南衛輝府西北蘇門山下衛源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隱公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

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邾子以前會爲未成禮於歲首復朝未幾奔魯之喪蓋削弱已甚又齊魯同盟晉霸既失邾無所恃故懼曾而卑屈至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 曷爲不言其所食（據食角）漫也

穀梁傳 不敬莫大焉（不敬故天災最甚）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召陵之侵頓胡之君皆與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

前年滅頓今復滅胡蓋不得逞於中國而吞噬小弱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據魯郊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于滌宮不過三月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也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穀梁傳 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值陽虎既奔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可以有為之時而惛於女樂不竟其用至其末年㑹牽㑹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羊作軒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杜注宋地今河南陳留縣北有老丘城

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居之自此二國構兵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事正相類蓋霸統既絶諸侯無所繫屬各競其私而莫之能禁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公羊作籧篨宋地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蘧挐即渠蒢

五氏垂葭之次皆爲謀晉至是復出兵覾望而明年遂有伐晉之舉左氏以爲救宋非也鄭從齊方堅齊得衛得魯皆鄭謀之最後宋始附齊其交未

久齊不應救宋以仇鄭且鄭非彊國合齊衛以敵之亦何懼而不果哉

邾子來奔喪諸侯始奔喪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痛閔之情也

周衰小國以事天子之禮事大國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經不書諱之也邾子滕子來奔喪會葬而皆

書者志其禮之僭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

左傳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傳妾辭也不言夫人薨哀公之母也

成風敬嬴皆書薨書夫人而定姒不書夫人書卒

或謂哀公初立未成君又喪在殯不及尊其母故

魯史所書如是理或然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稷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見宣八年葬敬嬴傳

國君葬具無不備故不爲雨止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事與宣公葬敬嬴同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故穀梁子曰乃急辭也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甍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反哭于寢故書葬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哀未踰年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

葬不稱小君不備夫人之禮著其實也禮竝有喪

葬則先母而後父今定公薨在五月姒氏卒在七

月喪不同月葬各有期是以先葬定公若同月則

定姒當先葬矣

冬城漆

左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

二喪葬事畢又興土功其困民也甚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錄監生臣金三俊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一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益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

敬王三十六年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所載按諸本敬王崩或作哀公二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公二十年未詳孰是

鄭

聲公七年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弒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驁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　景公二十三年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定公十八年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于黄池吳始稱伯

衛　靈公四十一年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蒯聵入是為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弑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輒復入

蔡　昭侯二十五年魯哀公四年昭侯弑子成侯立

曹　伯陽八年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子隱公虞毋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閔公八年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僖公十二年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惠公三年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隱公十一年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元公十年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昭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惠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子悼公立魯哀十八年悼公卒子共公立

吳

夫差二年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于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

句踐二年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為伯越兵横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一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版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夫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屯守蔡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

辨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使蔡徙都于江北汝水之南欲令近楚為私屬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為明年蔡遷州来傳

隨屬楚不與會盟至是楚人德其免昭王於難列於諸侯故見經許既滅復見者楚封之也楚徙蔡於江汝之閒不書遷蔡實未遷也胡氏安國乃謂遷蔡而書圍見楚子復讎為可恕此大夫春秋之旨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吳而摟二三小國以釋

憾於蔡既已悖矣且楚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拘蔡昭侯蔡之讎楚豈在入郢下豈蔡宜得報而楚獨不宜得報乎觀楚頻年滅頓滅胡何讎之復其志直欲蠶食小國不盡併諸侯不止耳而以復讎之說恕之誤矣

附録

左傳吴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役在定十四年夫椒杜注吴郡吴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即西洞庭山也在今江南吴縣西南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杜注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

水經注古防山也周禮揚州之鎮在今浙江會稽縣東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種越臣文種也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啟孫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杜注梁國有虞縣今故虞城在河南虞城縣南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得不見殺也虞

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杜注虞邑今虞城縣東南有故綸城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杜注澆國戈杜注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

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為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

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郊牛下穀梁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于此故于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于變之中又有言焉于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大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時之中有差別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為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三卜即傳末以十二月上辛卜之說四卜非禮

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强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與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禮與其亡也寧有禮與其無卜寧嘗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

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惟我所用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此弟子問穀梁子之詞）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待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

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過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弟子以經不書而穀梁獨言之故復問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

定公薨未及小祥而借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從吉則為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

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蒧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附録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杜注晉邑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

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吴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

禍而何楚為吴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

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

不艾殺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

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吴其何

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

月吴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吴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師賤故不書棘蒲晉地今趙州城內有棘蒲社

前此齊衛伐晉夷儀河內皆不書諸侯猶有所忌未成乎伐也至是晉益衰無異於列國齊衛遂連兵伐之春秋特書以著霸統之絶也王道盡而霸統復亡世變於是窮矣

附録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廵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

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過再宿曰次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鄣澤曰陂積水曰池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張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前年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之彊臣利取邾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附録

左傳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書盟止此句繹杜注邾地應在今山東鄒縣境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杜注邾邑當在今滕縣境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

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邾自昭公時愬魯於晉叔孫季孫見執今晉失霸邾子懼比来朝會三卿猶以為憾帥師伐取其田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各将其兵政不自公出也三人伐而二人盟穀梁以為各盟其所得也莫彊於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志在滅邾二田不足充其欲又以昭公伐意如陽虎囚桓子皆賴叔仲之救故以田歸二家使與邾盟以示已不屑

與且包藏禍心欲復圖其國而未肯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也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言用意且不同君没於吾手言公殁時已在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

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戚在河東是時晉軍已渡河師夜行失道陽虎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為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使大子絻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

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穀梁傳納者内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蒯聵之出與納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書納于戚見為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程子謂縱令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

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穀梁尊王父之說非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又作秩杜注鐵丘名在戚城南今直隸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王合里即鐵丘也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

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于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樂丁晉大夫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詩大雅言先人事而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遂得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改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郵無恤王良也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于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于牖下言得壽終有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傅傁曰傳傁簡子屬也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税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税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税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

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上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止使不絶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與晉戰者葢無能與晉敵也

今以蕞爾之鄭而趙鞅帥師與戰幸而勝之其衰甚矣書及所以辨主客皆言帥師其衆敵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来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遷止此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洩庸吳大夫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言不時遷者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来駟之為

州来滅於吳蔡之徙此實吳人遷之而經以自遷為文者楚既疆蔡蔡背楚請遷於吳而中悔及其事急又委罪執政謀之不臧誰之咎也故經以自

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見君與用
事大臣擅殺之而不以其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 三年春齊衞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

公羊傳 齊國夏曷為與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 靈公者蒯聵之父 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 拒之者為靈公命故 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

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重本尊統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傳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屬于衛）

主兵者衛也而齊助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

故惡其不義以為兵首所以深罪其黨惡而訓天下後世討亂賊之法也戚不書衛承前納衛世子蒯聵之文也其義與圍宋彭城異者彭城已披於楚故還繫之宋戚衛地而衛世子居之何用復書衛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宫名火踰公宫桓僖災桓公僖公

廟

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也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以脂膏轄為行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濡物于水出用為濟鬱攸火氣也從之為備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室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

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備緩急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于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宫開除道周匝公宫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毁宜為天所災公羊傳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

立據立武宮言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于哀公時立即于哀公時災既書災則立可見故得省文何以不言及據雉門及兩觀敵也親過高祖親疏敵等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解經不言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

桓僖親盡而宮存者蓋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世專國政隆其私恩而不毀焉耳不書及二宮分明且祖無尊卑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羊作開啓陽本鄅國後屬魯杜注琅琊開陽縣今山東沂州北有故城

啟陽故鄅國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東鄅近費魯既取漷東沂西田因奪而城之懼其難故以師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地則季氏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未

暇致討今聞齊景耄而無畏於齊故修曹之怨也

附錄

左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為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敕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

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獵盖駟之黨蔡實背楚廷吴以自啓釁而委之罪故不去其官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踰年而復圍之其棄信肆虐甚矣

附録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北使在外救伐其郛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内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殺蔡侯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弑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懲也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翩蔡大夫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守其門自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竝行如牆俱進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盗以弑何據宋人弑其君處臼稱賤乎賤者也賤于稱人者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蔡侯

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弑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即殺蔡侯申者是

稱盜稱殺竊發而未得其主名也左氏以弑蔡侯

為公孫翩既得其主名翩雖賤亦當從齊邴歜閻職弒商人之例而書人書弒則其說未可據也國君行則師從居有兵衛而為盜所殺見蔡之無臣子也不言君盜不得君其君也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弒其與閽弒吳子異者閽則有主名而食庶人在官者之禄也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而此復書蔡侯申蓋傳寫之誤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公孫辰出奔於盜殺蔡侯申之後則辰與聞乎

弒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邾子蓋齊景圖霸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

權也與宋襄執滕子圍曹同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書執止此

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負函繒關杜注皆楚地負函當在今信陽州境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一昔一夜也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霍杜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杜注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豐析杜注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今河南淅川縣及內鄉縣之西北

境皆析地也豐鄉城在淅川縣西南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口菟和杜注山在上雒東今陝西商州東有菟和山右師軍于倉野倉野杜注在上雒縣今商州東南有倉野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命大夫別縣監尹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杜注商縣武關也今武關在商州東少習山下言將開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三户杜注丹水縣北有三户亭今三户城在淅川縣西南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宫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若不書戎曼子名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

霸主執列國之君歸於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從執曹伯畀宋人之例乃與歸于京師同文以著

世變見情實晉與天下諸侯皆有罪焉耳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　蒲社者何（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封土為社　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即殷也殷都亳故謂之亳）亡

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立亳社于廟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記曰喪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使為鑒戒屋之故有災據左氏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附録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

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杜注晉邑今直隸臨城縣東有故城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逆稷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杜注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今直隸欒城縣及趙州北境皆古欒邑地柏鄉縣北故城鎮即故鄗城地逆時水經注謂之曲逆水今曲逆故城在完縣東南壺口關在山西黎城縣東北大行山口會鮮虞納荀

寅于栢人栢人杜注晋邑趙國柏人縣今直隷唐山縣西有故城

五年春城毗毗公羊作比又作沘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與宋會洮至此忽伐之者齊方挾諸侯以伐晋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欲與爭霸故討之然景公内實不能正其國而惟力是競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

晋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也）遂死于柏人（為吉射距晉伐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是時齊方弱晉而列國諸侯堅於黨齊者衛鄭耳

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讎衛實庇之鞅度齊兵力彊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於是計納蒯聵以為衛主故為之伐衛前此晉師皆書侵此獨書伐者趙鞅欲釋私憾故用大師而伐國圍邑志在必克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羊作處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其為大子

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于萊萊杜注齊東鄙邑今山東黄縣東南有萊子城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葢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　閏不書此何以書（遽楚子昭卒不書閏）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喪曷為以閏數（據卒不書閏）喪數畧也（畧猶殺也以恩殺故並閏數）

穀梁傳　不正其閏也（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

凡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苟數閏則二年內已有二

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且以閏數而書則崩薨卒葬凡有閏者皆宜書何獨書於此故知書閏者譏其以閏月葬失喪事不數之義也

附録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一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

哀公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羊作葭書城止此邾瑕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在今山東濟寧州南

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不書取葢未嘗取而彊城見魯之弱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昭十二年楚虔方熾而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平初立布德於諸侯而荀吳再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士鞅及衛孔圉會伐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之於是盡失諸侯此年復有趙鞅之師則晉霸之衰皆由諸大夫貪伐鮮虞以自封殖故也

吳伐陳

左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與陳

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傲）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

禍矣言高國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圉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高張惠子國夏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陳乞將立陽生故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弑

君之謀得遂矣故先書二卿之奔於弒君之前以著難所自作而國髙不能衛上委君而逃之罪亦見矣

叔還會吴于柤

齊景既卒吴欲爭霸魯先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大冥杜注陳地在今河南項城縣境吳師所在也）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禜禳也）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

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夏書五子之歌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于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夏書大禹謨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

附録

左傳八月齊邴意兹來奔高國黨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荼公羊作舍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僖子陳乞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與陽生同奔居魯南郭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

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于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甞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悼公陽生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之號賴杜注齊邑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説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朱毛齊大夫微子則不

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于野張帳而殺之駘杜注齊邑殳冒淳杜注地名路史殳成國一名冒澤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秋告魯

傳公羊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立書公子為諼也此其為諼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貴自專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葢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晉世子申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柰不書者未立

為嗣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于諸實也

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者除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

薄陋無所有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諸大夫皆

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甲鎧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

于中霤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驚駭

貌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闖出頭貌陳乞曰此君也已

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自是往弑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于義可以拒之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陽

生之入齊有君則不得與小白比繫陽生於齊者以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書齊陽生將不知其為何國公子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弒荼者朱毛得國者陽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而歸獄于乞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一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何由而入荼何自而弒春秋明正其罪所以正首惡杜亂源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城瑕則邾無所恃故明年遂有入邾之役此其始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宋連歲有事於曹意鄭為援而侵之左氏以為為晉故也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梁作繒

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

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言放其凶疾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仲雍讓其弟季歴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吴也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已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言不可不樂而出

季孟意異依直不同故罷饗 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禦寇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

擊柝聞于邾言其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

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茅杜注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

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掠取財物邾衆

保于繹繹杜注邾山也在鄒縣北今嶧山一名邾嶧山在鄒縣東南師宵掠以邾

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杜注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在今山東滋陽縣西

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鄫衍即鄫也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

三家欲併邾而使公主兵葢廹於三子不得已也

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故直書而不避也不言滅明年曾歸邾子未能有其國也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来内外之别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桓謚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宫社宫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振鐸曹始祖　旦而求之曹無之無所謂公孫彊者　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為明年入曹傳黍丘杜注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按下邑即今河南之夏邑縣亭在縣西南揖丘當在今曹縣界大城當在今曹州界鍾當在今定陶縣界邘亦在定陶境內

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書圍曹罪宋也自魯救晉後凡晉楚之救皆不書此書救曹以大國不能援而諸侯自相救為世道之窮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曷為不言其

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

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為滅者亡國之善辭曹不書滅言自滅也考之春秋所書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滅者無以異何獨文致其罪以為自滅或又以為曹亡春秋之終孔子至此不忍書滅此皆以私意穿鑿附會而不知其於義無當也宋之入曹葢取其地而不絕其祀故

不以滅告觀孟子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如陳蔡許滅而復存之類耳

吳伐我（書伐我始此）

（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又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

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于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戍備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三邑杜注魯地東陽今名關陽鎮在山東費縣西南又縣西有五梧城即古五梧也蠶室亦應在縣西北境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于王王曰

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恐吳不信欲留景伯為質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諱不書盟恥

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邊鄙猶有守禦之備也至是吳師直造國都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羊作僤後同杜注闡在東平剛縣北今山東寧陽縣本魯闡邑地故

剛城在縣東北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率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傳惡內也

凡內失邑不書自我與之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

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以為辭故致賂以說之不書伐兵未加也

附録

左傳或譖胡姬于齊侯胡姬景公妾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也栫擁使諸大夫奉

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

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于王法當絶故

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不勝困挫而後歸之也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賓如臧會子閭丘明嬰之子也盟不書畧之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

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潞杜注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麇束縛也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歸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脅魯歸邾子今既聽命

則齊遂所欲非以魯能改過遷善服其義而歸之也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不獨我有之而所歸獨吾故封讙與闡則無疑焉耳

九年春

附録左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吴齊與魯平故辭吴師吴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為十年吴伐齊傳

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杜注雍丘縣屬陳留郡今河南杞縣治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于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詐謂陷阱奇伏之類

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則鄭

師將弱矣

取鄭師者掩襲而盡俘以歸也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葢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故甚其譎惡其盡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於城父不克而還陳以

無援故即吳楚惠不念巳之不能庇陳而憤其背巳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終春秋之世陳困於楚弗克自振備書其事而楚人暴横不道之罪著矣

秋宋公伐鄭

左傳宋公伐鄭報雍丘

宋自齊景之歿妄圖興霸前年以曹伯陽歸鄭不能救今又取鄭師其志益驕以鄭為易與遂覯師

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至十三年而喪師於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葢所自取也

附録左傳秋吳城邘溝通江淮邗杜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廣陵邗江是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水火之兆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利子商姓屬水故伐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

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陰而得中類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宋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附録左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

益先為魯所俘復之未幾而自失其國又來奔魯

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吴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吴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杜注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吴）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吴）吴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徐承吴大夫）齊人敗之吴師乃還

陽生之死傳書弑而經書卒杜氏預謂以疾赴以事勢推之齊為大國其止吴師小嫌也齊人何至

遽弑其君以說乎蓋當時以吳師在齊而悼公適斃遂以為弑耳傳如此類皆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于是乎取犂及轅（犂轅杜注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今山東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即齊犂邑禹城縣西北有瑗城即轅也）毀高

唐之郛侵及賴而還

乘吴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故書侵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是從輒而背蒯聵也故春

秋後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附録左傳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書救止此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葢九十餘

陳之禍吳為之也吳不挾陳以從已則楚陳無舋

何用救為書救著其志在爭諸侯非真有扶危恤患之義葢與楚之救鄭同耳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